

**This document is downloaded from CityU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Run Run Shaw Librar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 |
|------------|--|
| Title | 駱綺蘭的生命殘缺與生命光彩 |
| Author(s) | Lee, Hin Wa (李顯華) |
| Citation | Lee, H. W. (2013). 駱綺蘭的生命殘缺與生命光彩 (Outstanding Academic Papers by Students (OAPS)). Retrieved from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ityU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
| Issue Date | 2013 |
| URL | http://hdl.handle.net/2031/7141 |
| Rights | This work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Re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of the work in any format is prohibited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owner. Access is unrestricted. |



CTL4191 Project

駱綺蘭的生命殘缺與生命光彩

姓名：李顯華

指導老師：鄭滋斌博士

目錄

| | |
|-------------|------|
| 第一章 緒論 | p.3 |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P.3 |
| 第二節 前人研究 | P.5 |
| 第二章 思想分析 | p.6 |
| 第一節 生命的殘缺 | P.7 |
| 1. 孤苦無依 | P.7 |
| 2. 生不逢辰 | P.9 |
| 第二節 生命的光彩 | P.13 |
| 1. 以詩立名 | P.13 |
| 2. 以佛道見性 | P.17 |
| 2.1 孤高自潔 | P.18 |
| 2.2 淡薄世事 | P.20 |
| 第三章 總結 | P.22 |
| 參考資料 | P.23 |



香港城市大學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UTSTANDING ACADEMIC PAPERS BY STUDENTS (OAPS)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父系社會的主導下，中國的女性文學一直被壓抑，中國歷來文學的發展，都是以男性為主，女性的參與率低。歷史上縱然有一些出色的女作家，如蔡琰（177—239）、李清照（1084—1155）等，但只是中國文學中的「偶然」，在芸芸男作家中，可以成名的女作家只是九牛一毛。但是到了明末至清代，文壇上開始出現大量的女性文學作品¹，使女性文學得以發展。明清女性文學的興起，是奇怪的現象。陳東原（1902—1978）在《中國婦女生活史》中表示：

「取前此二千餘年的婦女生活，倒捲而縲演之，如登刀山，愈登而刀愈尖；如掃落葉，愈掃而堆愈厚；中國婦女的非人生活，到了清代，算是『登峰造極』了！『蔑以加矣』了！」²

中國女性的地位到清代時，是前所未有的低下，社會對女性的壓抑大，「女子無才便是德」³的論述也是在這段時期萌生。然而，在壓抑女性到極致的情況下，婦女文學之盛卻是前所未有。

清代女性文學的風潮，有不少名士都參與其中。袁枚（1716—1797），更是收了不少女學生、女弟子⁴，與她們交流，進行文學的活動。駱綺蘭（1756—?）是隨園弟子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乾嘉時期頗有名氣。她身處的時代背景、個人經歷、稟賦性格等因素，形成了她獨有的價值觀及人生態度。明末及清代的女作家繁多，各有特色，本論文基於以下條件，選取駱綺蘭為研究對象：

第一、詩人的獨特性。詩的內容基於詩人的經歷和思想，一般古代的女性經歷少、見識少，故詩的題材多寫春花秋月及閨中之情，缺乏明顯的個人特色。駱

¹ 陳維寂編撰的《婦人集》記錄了明末清初的女性詩詞作品及相關軼事；嘉慶初年，許夔臣選輯《香咳集》，輯錄各家婦女詩。另外，女性作家亦相繼出版自己的詩詞集，如朱中楣的《鏡閣新集》、席佩蘭的《長真閣詩稿》、鮑之蘭的《超雲閣詩鈔》等等。

² 陳東原著，王雲五、傅緯平編：《中國婦女生活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0），頁221。

³ 初見於張岱（1597—1679）《公祭祁夫人文》：「眉公曰：『丈夫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

⁴ 《隨園女弟子詩選》共六卷，收錄了二十八位女弟子之詩，分別為：卷一：席佩蘭、孫雲鳳；卷二：金逸；卷三：駱綺蘭、張玉珍、廖雲錦、孫雲鶴；卷四：陳長生、嚴蕊珠、錢琳、王玉如、陳淑蘭、王碧珠、朱意珠、鮑之蕙；卷五：王倩、張絢霄、畢智珠、盧元素、戴蘭英、屈秉筠、許德馨；卷六：歸懋儀、吳瓊仙、袁淑芳、王蕙卿、汪玉軫、鮑尊古。隨園女弟子的人數，依據王英志的考證，應超過五十人，見期刊〈關於隨園女弟子的成員、生成與創作〉。

綺蘭的經歷不同於一般女性，加上她不一樣的思想性格，在詩作中表達獨特的價值觀。

第二、具有時代意義。駱綺蘭是名家閨秀，丈夫早逝後，她堅守著守節的社會責任。駱綺蘭反映著當時才女，如何在社會限制下自處；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前提下，展示個人才華的價值。

本論文會以《聽秋軒詩稿》的內容分析，探討駱綺蘭的生平際遇以及思想狀態，了解一名才女在當世的限制、價格、行為與出路。



第二節 前人研究

關於女性文學，前人已有很多的研究成果。如梁乙真（1903—1950）的《中國婦女文學史綱》、謝無量（1884—1964）的《中國婦女文學史》、蘇之德的《中國婦女文學史話》等等專書。概述了歷來女性作家的情況。而專門研究清代的女性文學上，專書有鍾慧玲（1950—）《清代女詩人研究》，講述了當時女性文學發展的原因及其發展的情況。另外美國學者曼素恩的《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期的中國婦女》描寫出當時女性的風貌，分析女性的四種活動，包括工作、娛樂、文藝活動及宗教活動，並圍繞傳統「德言容工」的婦德標準，體察當時各階層婦女對此四項修養要求的配合或背離。而期刊方面，亦有不少，本文不一一列舉。

而近人學者，亦對隨園女詩人有頗多研究。如王志英《性靈派研究》，列出一些隨園女弟子，論其詩作與性靈派之關係。王志英又著有〈隨園女弟子考述〉、〈隨園女弟子概論〉等論文期刊，都是探討隨園女詩人的身份及生平活動。而施幸汝的碩士論文〈隨園女弟子研究——清代女詩人群體的初步探討〉，以隨園女詩人為出發點，分析清代女子的文藝群體，對其人物考述及現象的探討。眾多研究隨園女詩人文章中，有很多概論性質；而以人物為研究對象的，多是研究席佩蘭（1760—1829）、孫雲鳳（1764—1814），很少針對駱綺蘭的作個別論述。

據所得資料，關於駱綺蘭的研究，蕭燕婉著有期刊〈閨秀詩人駱綺蘭小傳——乾嘉時期婦女的生活方式〉，文中討論了駱綺蘭的生活，當中包括其經濟狀況、從師、與文人的交際情況、〈秋燈課女圖〉的形象意義、晚年的心境等，並對駱綺蘭的卒年提出推論，其中對她的生活狀況及其生平有很高的參考價值。而碩士論文方面，南京師範大學于麗艷著有〈句曲女史駱綺蘭研究〉，從社會背景、詩畫創作及交遊活動三方面研究，呈現一個清代寡婦才女的生活模式。而後來台灣東海大學林好秦的碩士論文〈駱綺蘭及其作品研究〉更詳盡地分析駱綺蘭的生平活動及作品內容思想。文中清楚地列舉出與駱綺蘭有關係密切的師長、友人；詩作的分析細緻用心，並統計了《聽秋軒詩集》中所用的意象，見出駱綺蘭的創作模式及作品風格，此文對駱綺蘭的分析十分詳盡，是首篇全面研究駱綺蘭的文章，具有極大的參考價值。

本文會在前人研究之上，加以發揮。除了在內容思想上分析駱綺蘭與其作品外，還會從生命的角度觀其人生價值，以展示駱綺蘭的生命的力量。

第二章 作品思想分析

駱綺蘭的《聽秋軒詩集》，記錄了她一生的經歷，當中有不幸的遭遇、有交際應酬的記錄、有內心志向的描寫、也有關於佛道的主題。這些多元化的內容和思想，蘊含了駱綺蘭的生命意蘊，一方面是她在現實生活中的困難和挫折；另一方面，是她在現實的不幸中，活出生命的光彩。這兩方面可以表現在「聽秋軒」的命名上，「聽秋軒」是駱綺蘭的住所，而「聽秋」之名出自曾燠（1760—1831）〈題佩香夫人秋燈課女圖〉一詩：

「一燈雙影瘦伶俜，窗外秋聲不可聽。」⁵

詩中寫出駱綺蘭在守寡以來，過著淒慘孤獨的生活，秋聲代表著萬物將息的蒼涼，故曾燠言其不可聽，「秋」這一字也道盡了駱綺蘭的不幸，在她的詩作中也滲透著淡淡的哀愁和幽怨。但從另一角度理解，「聽秋」卻有積極的意味。曾燠詩中言「秋聲不可聽」，駱綺蘭卻把新屋命名為「聽秋軒」，此命名既是承認了自己的不幸，也是接受自己的不幸，而從《聽秋軒詩集》也可以看出駱綺蘭以詩文、書畫及佛道思想作心靈的寄托，勇於面對她的遭遇，從而盡了她生命的責任，表現出生命的光彩。

本章將探討駱綺蘭在《聽秋軒詩集》所展現出生命的兩個方面，並探討其思想和情感。

⁵ 駱綺蘭：《聽秋軒贈言》，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合肥：黃山書社，2010），頁 727。

第一節 生命的殘缺

所謂「生命的殘缺」，是指生是一些不幸的事，令生命不完滿，令生命有遺漏和缺憾，例如屈原（前 340—前 278）被讒言所害，無法報效國家，是他生命最大的殘缺；又如歷來不得志的士人，無法入仕為官，是他們生命的殘缺。對於駱綺蘭而言，她人生的缺憾主要可分成兩方面：第一，是年青喪偶，孤苦無依；第二，是社會對女性的壓迫，可謂生不逢辰。

一、孤苦無依

自父系社會以來，中國的女性一直依靠男性，附屬於男性，沒有一個獨立自主的地位。所謂「三從」，在《儀禮·喪服》中記載：

「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⁶

這概念雖有不平公的地方，但是如果有女性的一生有慈祥的父親、忠厚有為的夫君和孝順的兒子，那人生便會很幸福，也沒有甚麼遺憾。在傳統社會中，基本上女性的不幸是源自男性，若夫君是沒有才能、沒有德行或是沒有運氣，那妻子也不會有好日子。駱綺蘭的夫君龔世治在她三十三歲時逝世，龔世治的不幸成了駱綺蘭孤苦無依的源頭。

孫康宜（1944—）在〈明清寡婦詩人的文學「聲音」〉中說：

「在明清的薄命才女中，寡婦詩人是最痛苦、孤獨的一群，所以她們的文學成就也最大。她們大多在年輕時遭遇到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孤寡困境。對於一個傳統社的女人來說，失去丈夫就是失去依靠和認同，總是不免有一種無家感（homelessness）。」⁷

此言言明清才女中，寡婦的文學成最大，這觀點還需要考究，然而那種「無家感」與文學創作的關係，卻可用在駱綺蘭身上。失去了丈夫的依靠，女性便無處可去，無論在夫家或是在娘家，也找不到生命的歸處。駱綺蘭在《聽秋軒詩集》中亦表現出丈夫死後，孤苦無依的飄泊生涯。在〈篠園看芍藥和賓谷先生韻〉中：「昔居廣陵年三十，

⁶ 楊天宇：《儀禮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 308。

⁷ 孫康宜：〈明清寡婦詩人的文學「聲音」〉，載於國立台大學中國文學系編：《語文、情性、義理——中國文學的多層面探討國學術會議論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1996），頁 370。

蓬梗飄零到今日。」⁸指出她在三十歲時，隨丈夫龔世治（？—1788）遷居廣陵，之後便開始飄零，駱綺蘭以「蓬梗」自喻，所謂「蓬」是一植物，於秋天枯萎，梗莖斷裂隨風而飄，謂飛蓬斷梗，如無處為家。

《聽秋軒詩集》中，寫飄泊無依之苦的詩作有一個明顯的規律，每當駱綺蘭重回舊地——金陵的時候，便有飄泊之感。例如〈留別諸親二首〉⁹，是駱綺蘭返回金陵掃墓後，即將離開的作品：

「諸親含淚挽行車，憐我孤身到海涯。不用丁寧多囑別，詩人從古慣離家。」

「白雲紅樹繞征車，此別天涯復水涯。莫怪匆匆分手疾，可知故國已無家。」

這兩首詩除了寫與親人臨別之狀，更是寫自己飄零之感。親友帶淚送別，借親友之口道出「孤身到海涯」，以親友的叮嚀，道出已經習慣飄泊。「此別天涯復水涯」亦表明了居無定所，不但要離開故鄉，還要不斷流離，「慣」、「復」二字顯示了駱綺蘭是重複不斷的四處為家。「詩人從古慣離家」和「可知故國已無家」皆有二重意思：「詩人」可以指駱綺蘭本人，也可以指古代以來離鄉羈旅的詩人，以前人的經歷比擬自己；「無家」說自己喪夫後，故鄉雖在，但那裡已沒有自己的家了，喪夫後光景不再，已無可留之家。

又如駱綺蘭年至四十，即乾隆六十年，她又重回舊地，其詩〈暮春渡江看牡丹時花已被風雨所傷賦有感今九月五日賣舟探菊尚未放花賦詩一章亦以志感也〉：

「記曾扶病過維揚，曾訪天香賦短章。雙槳輕搖隨月渡，前游如夢倍情長。花同我瘦終難折，寒到君心不怯霜。滿目秋光飛木葉，飄零十載又重陽。」¹⁰

駱綺蘭曾與夫君居住揚州，十年後重回故地，自然會回憶起昔日的情境，首二句是回憶揚州寓所的事，三、四句寫時光流逝，後四句狀當時探菊的情況，更言自己飄零之苦。「滿目秋光飛木葉，飄零十載又重陽」，道出淡淡的蒼涼，每逢重陽回鄉掃墓，自己都是遠道而來，回鄉卻不是歸人，縱是故鄉但不成家。〈廣陵客舍偶成六首〉以

⁸ 駱綺蘭：《聽秋軒詩集》，卷四，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合肥：黃山書社，2010），頁 626。

⁹ 駱綺蘭：《聽秋軒詩集》，卷四，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頁 637。

¹⁰ 駱綺蘭：《聽秋軒詩集》，卷四，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頁 633。

〈秋客〉、〈秋窗〉、〈秋月〉、〈秋鶯〉、〈秋蝶〉、〈秋鴻〉為題，每首都圍繞自己孤苦飄泊的遭遇，如〈秋客〉：「十載異鄉人，飄零只一身，逢花作知己，骨肉有誰親。」¹¹直接道出自己孤獨飄零，沒有親人，只有以花作伴。又如〈秋鶯〉：「春去已半載，流鶯胡不歸？可憐衰柳上，猶覓舊枝飛。」¹²言鶯鳥在秋天仍在衰柳上飛，眷戀昔時，但眼前的柳枝已不同從前，比喻自己眷戀金陵的日子，今身在此地，但亦無以為家。〈秋蝶〉：「迢迢秋色中，飄零吾與汝。」¹³以蝶的孤單比自己的孤單孤單，以此互相憐惜。又〈秋鴻〉：「有書無處寄，望斷白雲中。」¹⁴中「無處寄」表達了自己沒有歸處，縱有思歸，但無處可寄。

對於駱綺蘭來說，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家，是生命中的缺憾。她自三十歲左右便開始旅居外地，每當她回到金陵，便會一再提示她不屬於這裡。歷來文人都盼望回鄉，屈原的「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感」¹⁵，嘆無歸郢之路；柳永（987-1053）亦有「倚欄杆處，正恁凝愁」¹⁶的鄉思。文人士人在外不得志，尚可盼望回到故里，回到屬於他們的地方，然而駱綺蘭的「根」已經不在，縱使回到金陵，也只是再一次提示她是個無家的離人。

二、生不逢辰

現今社會講求公平，男性和女性的傳統定位已漸漸消失，但駱綺蘭身處的時代卻是對女性充滿限制。古代的女性一般對這限制反應較少，因為她們很少有機會學校書院模式的教育，一直以來，接受穩定的思想，這限制只是慣性。然而，明中葉以來，王陽明的心學令社會出現變化，後來王陽明後學更衝擊了傳統的價值觀。思想的解放，成為其中之一的因素，帶來了女性文學的契機，明中後期的女性作品比以前多。同時也有不少文人向女性教授知識，使部份女性有不一樣的眼界，開始思考自己生命的價值，和性別的限制。駱綺蘭便是其中的一個才女，她有才華，有見識，但是現實上仍要受到規範，思想、才情與現實出現了強烈的矛盾，造成她生命中的生命的殘缺。

駱綺蘭在《聽秋軒詩集》中，表現不少反思性別的不公平。例如〈紀夢詩八首并序〉中記載幾首說到自己不甘為女子的詩：

¹¹ 駱綺蘭：《聽秋軒詩集》，卷四，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頁 634。

¹² 駱綺蘭：《聽秋軒詩集》，卷四，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頁 635。

¹³ 駱綺蘭：《聽秋軒詩集》，卷四，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頁 635。

¹⁴ 駱綺蘭：《聽秋軒詩集》，卷四，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頁 635。

¹⁵ 洪興祖：《楚辭補注》（台北：大安出版社，1995），頁 195。

¹⁶ 柳永：《樂章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 89。

「夢作青衿客，徵才赴選場。公車走迢迢，文陣吐光芒。瀛署衣更綠，天門榜掛黃。
看花騎馬過，十里暗塵香。」¹⁷

駱綺蘭在夢中化身成為「青衿客」，夢見自己是一寒窗苦讀的士人，在考場一展所學，最終可以中舉，成為新科進士。「瀛署衣更綠，天門榜掛黃。」正正是歷來士人的理想。金榜提名後，駱綺蘭在街上巡遊，風光一時。又如〈紀夢詩〉其七：

「夢領貔貅隊，機槍掃霧霾。師疑霆電下，陣是鳥蛇排。關塞抒雄略，雲霄寫壯懷。
鐘聲忽催覺，依舊著弓鞋。」¹⁸

她夢見自己是大將軍，率領勇猛的戰士¹⁹，首四句是描寫沙場上衝鋒陷陣的情景，五六句是描述身為將軍的自己有何志向。但最後兩句筆觸一轉，從夢境中抽離，才發現自己仍是穿著纏足弓鞋的女子。夢境與現實產生強烈的對比，夢中是在關塞馳騁千里的將軍，現是卻是行動已不太方便的纏足女子。在世「立功」的志向彷彿被「女兒身」所困。

駱綺蘭在〈紀夢詩〉的序言中也說：「昔人云：夢者，兆也，想也。余之夢多是想所未及。」²⁰她指出她的夢多是反映想做而做不到的事。西方精神分析學家佛洛伊德（1856—1939）在《夢的解析》中說：

「夢，並不是空穴來風，不是毫無意義的，不是荒謬的，也不是部分昏睡、部分清醒的意義產物，它完全是有意義的精神現象。實際上，它是一種願望的達成，它可說是一種清醒狀態精神活動的延續……」²¹

他認為夢與現實有著密切的關係，是延續現實的幻想，「夢所代表的『願望達成』往往是毫無掩飾、極為明顯的。」²²，因為在實際生活中未能實現某些願望，所以潛意識會把這些渴望帶進夢境。駱綺蘭這些夢正正反映出她對理想人生的渴求，然而，性別是最大的限制，男性想入仕為官，可以努力讀書考取科舉；若想保家護國，可以習武參軍。但是駱綺蘭連「入場票」也沒有，她既無男子的體格，無法上沙場殺敵，也沒

¹⁷ 駱綺蘭：《聽秋軒詩集》，卷二，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頁 597。

¹⁸ 駱綺蘭：《聽秋軒詩集》，卷二，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頁 597。

¹⁹ 貔貅相傳為兩種古代猛獸，後來用以比喻勇猛的士兵。唐張說《王氏神道碑》：「赳赳將軍，貔貅絕羣。」元王實甫《西廂記》第二本楔子：「羨威統百萬貔貅，坐安邊境。」

²⁰ 駱綺蘭：《聽秋軒詩集》，卷二，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頁 597。

²¹ 佛洛伊德：《夢的解析》（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6），第三章，頁 55。

²² 佛洛伊德：《夢的解析》，第三章，頁 56。

有考科舉的資格，縱有才學亦無處施展。她在序言的最後也自嘲說：「痴人說夢，還自哂爾。」²³

駱綺蘭年至四十，寫了一首詩〈四十感懷〉來總結她的前半生，當中亦表現出生不逢辰的生命缺憾。「人生百年間，世事若朝露。修短盡在天，窮通總隨遇。況受女子身，尺寸謹跬步。苦樂由他人，已復何所與。」²⁴詩中似是表達自己豁達的心境，即使命運是如何都要隨遇而安，但詩中又流露出對女性不平的不滿。前四句可以應用在所有人身上，但後兩句「況受女子身，尺寸謹跬步。」突顯出女性比男性更加不能掌握人生的命運。雖說「修短盡在天」，但男性始終有改變命運的機會，可以通過入仕為官達到理想。然而，女性連機會都沒有，所以更加要隨遇而安，不得不接受命運的安排。她在〈登茅山絕頂〉中也有類似的想法，「余生句曲里，日夕仰叢蒼。苦為巾幘縛，無由踐仙界……世人困塵務，觸處成障礙。賢智同羈囚，況我裙釵輩。」²⁵她在字裡行間表現出女性不同於男性，她們的際遇往往被身份束縛，而這些束縛比男性更多，受到的壓迫也更大。

〈自題佩香小像〉一詩中，駱綺蘭更以屈原作比擬：

「庭前種弱蘭，卷簾終日對。幽閑世外姿，妍靜詩中態。無人獨自芳，使我心乎愛。愛之猶不足，折來紉作佩。露氣浥衣襟，清芳飄綬帶。卻憶楚三閭，憂讒身乍退。擷秀蘅皋前，懷芳荔棠內。自慚巾幘儂，敢擬孤忠輩。心竊嚮往之，放眼視前代。微根每歲榮，騷魂千古在。偶立晚風前，恍入飛仙隊。因持一樽酒，遙望瀟湘醉。」²⁶

詩題的「佩香」是駱綺蘭本人，所以這首詩是她對自己的描寫。詩的開首寫她對蘭花的鍾愛，學習屈原「紉秋蘭以為佩」²⁷，從而憶起屈原的遭遇，雖有高尚的性格，遠大的理想，像「蘅皋」、「荔棠」這些香花香草一樣，但被讒言誹謗，終被放逐，鬱鬱不得志。在現實中，駱綺蘭也可能有被非議的經歷，女子舞文弄墨，始終會受到一些守舊的學究批評²⁸，限制女性在閨房之內，專職針織、女紅。駱綺蘭以屈原自比，孤高自潔，不願屈服在這限制當中。然而，屈原本身已是一個悲劇，他面對現實壓迫時也無能為力，更何況是身為女兒身的自己。此詩既把自己的高潔和遭遇與屈原混同，更進一步突出女性在當世的壓迫。

²³ 駱綺蘭：《聽秋軒詩集》，卷二，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頁 597。

²⁴ 駱綺蘭：《聽秋軒詩集》，卷四，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頁 632。

²⁵ 駱綺蘭：《聽秋軒詩集》，卷三，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頁 609。

²⁶ 駱綺蘭：《聽秋軒詩集》卷三，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頁 639。

²⁷ 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6。

²⁸ 章學誠(1738—1801)於《丁巳筮記》：「徵刻詩稿，標榜聲名，無復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此等閨娃，婦學不修，豈有真才可取？」（轉引自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頁 269。）

駱綺蘭的才情與現實存在極大的矛盾，社會限制女性，她們只可安份地在家中，沒有實踐志向的空間。一般閨秀接受的教育都以《女學》²⁹等相夫教子的書籍為核心，不曾想到女人建立事業的問題，故無駱綺蘭的矛盾。而駱綺蘭日常交往有不少仕人，而她跟隨袁枚、王文治（1730—1802）等思想比較開放的老師，從而促使駱綺蘭有不一樣的思想，令她意識到女性所受到的束縛，同時亦了解才華對於女子是一無所用。她在《聽秋軒贈言》序中說：

「東坡先生云：『人生識字憂患始』非字之不可識，而世人之憂患，每從識字而生也。……人生拂逆之遇，一身兼之，因歎東坡之言，未盡出於奮激也。……」³⁰

她經歷了大半生，不得不認同蘇軾這句話，她的憂患由她的才情引起，舞文弄文非女性所為，她讀詩書但不能考科舉，除了閒時吟誦創作，對她的志向卻毫無幫助。她在〈春日繡觀音像繡畢吟詩一首〉中云：

「閨房停繡十餘年，香火今朝續舊緣。細摘綠鬟裝寶髻，悞將紅絹當吟牋。」³¹

「悞將紅絹當吟牋」一句夾雜了駱綺蘭複雜的心情，她似是後悔舞文弄墨，不符合社會對女性的要求。讀書寫詩卻是她的興趣和寄託，今天看來這興趣和寄託是好的，值得鼓勵，但是對於駱綺蘭來說，讀書寫詩卻令她了解女性束縛，便終不能通過努力來改變。她人生的殘缺，便是社會限制、性別與才華不相配，如果駱綺蘭生於現今的比較公平的社會，問題便不會存在；若然她是男性，便不會有女性的壓迫，問題便不會存在；假設她沒有受到自由思想的影響，便如其他婦女一樣安守本份，問題也不會存在。可見，她的不幸是種種因素相會的結果，簡單的說便是生不逢辰。

²⁹ 藍鼎元(1680—1733)，康熙五十一年著《女學》六卷，此書成為清代女性教育的典範。

³⁰ 駱綺蘭：《聽秋軒贈言》序，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頁 721。

³¹ 駱綺蘭：《聽秋軒詩集》卷六，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頁 683。

第二節 生命的光彩

在駱綺蘭的詩文中，常常可以看出她不幸的經歷，她生命的缺憾已在上文提及。然而，面對這些困境，不同人有不同的做法，有的會選擇放棄，有些卻不斷努力，為自己的人生添上色彩。駱綺蘭選擇了後者來展示人生的價值。當駱綺蘭的丈夫死後，她把生命的希望，投放在詩文上；而佛道的思想令她淡泊世事及堅持孀居生活以終老。駱綺蘭通過這兩方面作人生的安慰點，在不幸中活出光彩。

一、以詩立名

《聽秋軒詩集》的出現，正正是駱綺蘭以詩立名的最好例證（駱綺蘭欲透過詩文去體現生命的價值）。自古以來，有所謂「三不朽」歷來士人大抵都追求「不朽」，以求流芳萬句，以此來展示人生的價值。駱綺蘭雖為女子，但她也不乏其志，欲以文求名，刊詩集以求不朽。在《隨園詩話補遺》中提及：

「句容駱氏，相傳為右丞之後，故大家也。有秋亭女子名綺蘭者，嫁於金陵龔氏，詩才清妙。余《詩話》中錄閨秀詩甚多，竟未采及；可謂國中有顏子而不知。辛亥冬，從京口執訊來，自稱女弟子，以詩受業。」³²

袁枚讚揚駱綺蘭詩才，在閨秀中十分出色。而值得注意的是，駱綺蘭對詩有濃厚的興趣，親自致信袁枚，自稱為袁枚的女弟子，跟他學習寫詩。在當時限制女性風氣下，駱綺蘭依然積極尋找老師，為自己的理想努力，實為難得。同時，亦見駱綺蘭對詩的執著。

駱綺蘭年至四十，始著〈四十感懷〉。翌年，即嘉慶丙辰元年（1796），將詩集四卷刊印。《聽秋軒贈言》中，魯銓作〈和佩香夫人四十感懷詩兼祝華誕〉及詩文云：

「黃菊滿東籬，釀作延齡酒。願如金石堅，詩屬同不朽。」³³

皆可證駱綺蘭刊詩集之志，而胡翔雲更言她：「立言更不朽，此生肯虛度。」³⁴由此可見，駱綺蘭作詩，是賦有生命的意義，是她的日常興趣，也是她的寄託，而詩集便是她展示人生的工具，以表現她生命的色彩。

³² 袁枚，顧學頡校：《隨園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補遺卷三，頁 653。

³³ 駱綺蘭：《聽秋軒贈言》卷一，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頁 740。

³⁴ 駱綺蘭：《聽秋軒贈言》卷一，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頁 745。

既然詩是駱綺蘭生命的希望和寄託，那麼在她的詩中也可以看出「以詩立名」之志。前文所述的〈紀夢八首〉其三。除了顯示駱綺蘭欲為男子考科舉外，亦顯示她對「名」的嚮往，「看花騎馬過，十里暗塵香。」³⁵表現了她欲留餘香於世，死後亦有不朽之名。又如《九日游上方寺》：

「修廊行倦倚高樹，遍尋玉局題詩處。讀罷長篇如有思，頗覺躊躇不能去。東坡先生還在茲，笑我面壁貪吟詩。謂此區區兒女子，沉酣騷雅毋乃痴。千秋萬歲寂寞事，留比姓字將奚為？」³⁶

此詩是駱綺蘭於上方寺遊覽，至玉局（即蘇東坡）提詩的地方，看著東坡的詩而有所思，然後以蘇軾的角度寫自己，指出自己對詩的「痴」，詩人作詩是「千秋萬歲寂寞事，留比姓字將奚為？」此詩似是叫自己不要再求詩名，卻反映了她對詩的執著，東坡的詩刻在石刻之上，一直流傳下來是「不朽」，駱綺蘭對此躊躇不去，是她眷戀立言和留名的表現，她對此不能釋懷。這種心態促使駱綺蘭不斷的努力，繼續在文壇上立言，她於丈夫死後，開始追求的理想。雖說這是一條蒼涼難行的路，但她也一直走下去，這生命的動力，便是她人生的光輝。

前文所述，當時有不少守舊的士人對女子從文十分反對，不斷抨擊她們，駱綺蘭對此給予反駁，以提出女性作詩的正當性，同時也捍衛了女子留名的機會。她在《聽秋軒閨中同人集》序文中云：

「蘭思三百篇中，有半出於婦人之什，〈葛覃〉〈卷耳〉后妃所作，〈采芣〉「采蘋」夫人命婦所作，〈雞鳴〉「昧旦」士婦所作，使大聖人拘拘焉，以內容不出之義鄉之，則早刪而逸之矣，而仍存於經者何哉？」³⁷

她指出，古時候很多有名的篇章皆是出自女子之手，孔子刪詩時亦保留了不少女性的篇章，若果女性作詩是不應該的，孔子早就應該刪去。駱綺蘭受外在批判的時候，沒有屈服於壓力之下，反而敢於發聲反抗，顯示出她對詩歌的熱愛，也反映出她勇於追求理想的性格。另外，她在同一序文中，提到自己好名之心：

「毀譽之來，頗澹然於胸中，深悔向者好名太過，適以自招口實。但結習未除，每當涼月侵簾，焚香默坐，時於遠近閨秀投贈之什，猶記不能忘。披誦一遍，深情厚意溢

³⁵ 駱綺蘭：《聽秋軒詩集》卷二，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頁 597。

³⁶ 駱綺蘭：《聽秋軒詩集》卷四，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頁 634。

³⁷ 駱綺蘭：《聽秋軒閨中同人集》序，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頁 695。

於聲韻之外，宛然如對其人。因哀而輯之，以付梓人，使蚩蚩者知巾幗中未嘗無才子，而其傳則倍難焉。彼輕量人者，得無少所見多所怪也。蘭編是集，既自傷福命不如同人，又竊幸附諸閩秀之後而顯矣。」³⁸

文中所說的「毀譽」，應是當時有些士人對女子刊印詩集的批評，駱綺蘭亦深悔自己「好名太過」，因而惹人誹議。但她依然堅持為婦人出版詩集，為才女發聲。並以此文駁斥守舊的人，指他們是無知的「蚩蚩者」，駱綺蘭想通過這本詩集來證明女子有詩才。由此可見，駱綺蘭致力推動女性創作，從而建立女性「立言」的機會，把女性優秀的作品留下來，正是她編輯《聽秋軒閩中同人集》的動機。

除了出版自己的詩集、刊印婦女的詩文外，還積極與士人交流，在詩壇中建立自己的名氣。在《聽秋軒詩集》中，有不少與名士交流的詩句，及一些應酬詩。她與袁枚、王文治、曾燠、趙翼（1727—1814）等名士關係密切，同時又與一些位高權重的官紳如畢秋帆（1730—1797），有密切的接觸，可見她致力融入士大夫的圈子中，一方面向他們學習，一方面想從士大夫的群體中得到認同。

其中關係最熟絡的是，駱綺蘭的老師袁枚，他們的關係亦師亦友，經常相邀交遊。有一次駱綺蘭邀請袁枚到焦山看梅，袁枚因園中的梅花即將開放而未能同遊，駱綺蘭知道老師不便，便作詩戲之，其詩為〈招隨園師焦山看梅回書云園中七百株一旦捨之來賞焦山之花未免無情耳蘭戲以詩〉³⁹：

「春來絳帳寄雙魚，報道梅花七百株。為問白頭終日看，貪花心性畧刪無。」（其一）

「聞說焦公笑口開，遙知此老意遲徊。春光定是家園好，寂寞江山肯獨來。」（其二）

兩首詩都是調侃袁枚之作，「貪花心性」、「意遲徊」可見她與袁枚像朋友一樣，師生的關係比較輕鬆。而駱綺蘭亦學詩於王文治，兩人關係也非常密切，於《聽秋軒詩集》卷六見〈立秋日蒙夢樓師惠西瓜兼惠泉水午後過訪秋軒賦詩以謝〉，此詩是感謝王文治在「三伏」時節贈西瓜和泉水給駱綺蘭解暑，這些禮物的往來可以見出王文治對學生的關心，由生活的細節可知，駱綺蘭深所這些文人的賞識。在社會上，雖然有不少人反對女性寫詩，要求她們在閩中做女紅，然駱綺蘭依然與文士往來，跟他們學習，繼續醉心於寫作，此志無受社會風氣的影響，她對現實的不屈，正正是她生命的光彩。

³⁸ 駱綺蘭：《聽秋軒閩中同人集》序，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頁696。

³⁹ 駱綺蘭：《聽秋軒詩集》卷五，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頁648。

駱綺蘭與士人交往的詩作很多，應酬的詩作大約佔《聽秋軒詩集》的三分之一，在此不一一介紹。駱綺蘭欲在文壇建立名氣的方法，除了與文人從事文學活動外，她更把他別所贈之詩編成詩集，收錄名士的詩作於《聽秋軒贈言》。她在序言中云：

「蘭自念無奇才異節可稱述，猥蒙當代先生大人投贈詩篇，謬加褒許。」⁴⁰

此雖為自謙之詞，但亦見其錄此贈言之意。這些詩文都是有名士給予的褒揚，或對其畫的讚許，如有四十多位名士親貴為其〈秋燈課女圖〉題詩⁴¹，當中豫親王裕豐（1769—1833），亦有為她題詩：

「碧空寥廓露痕收，課女燈前勝跡留。母道周全何憚夜，天工莫費自生秋。風隨敗葉飄無主，月浸孤云冷不流。熱眼看來凄苦甚，須知極樂在清修。」⁴²

稱頌駱綺蘭課女之德，及孀居自潔，這是對她很大的鼓勵和支持，得到皇親貴胄的肯定，也代表在社會得到認同；或賀其華誕，或頌其詩文，如趙翼〈題佩香夫人聽秋軒集〉⁴³：

「冰雪新詩絕點塵，女中有此謫仙人。故應數遍樵陽籍，只替姮娥作後身。」

「倘著冠巾試萬言，也應第一領詞垣。如何不學黃崇嘏，去作人間女狀元。」

此兩首詩都是讚揚駱綺蘭的詩才，稱她為女謫仙人，又以黃崇嘏比之，言其為狀元之才；或和其詩文，以讚揚她的性格。可見，《聽秋軒贈言》見證著她文壇的地位，這除了是記錄她與士人的活動外，更重要的是告訴世人，女子的才華亦可與男子相比，在男性主導的社會中亦可得到認同。

《聽秋軒詩集》中，可見駱綺蘭的詩作在當時已受重視，而她亦有名於當世，有不少人會向駱綺蘭求詩。見〈王蘭泉侍郎過九峰園見訪面索拙集兼命作繪事賦呈一首〉：

⁴⁰ 駱綺蘭：《聽秋軒贈言》序，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頁 721。

⁴¹ 包括豫親王、袁枚、王文治、畢沅、祝德麟、曾燠、趙翼、姚鼐、謝振定、李廷敬、王友亮、左墉、方昂等。

⁴² 駱綺蘭：《聽秋軒贈言》卷一，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頁 723。

⁴³ 駱綺蘭：《聽秋軒贈言》卷二，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頁 756。

「文武中朝舊著名，鶯花邗上暫怡情。韓琦破賊功勛重，疏傅辭官杖履輕。塗寫偶然耽翰墨，流傳何意到公卿。此來不負平生願，得見湖山又識荆。」⁴⁴

其詩言得到王蘭泉的賞析，首四句是對王侍郎的頌讚，後四句是感謝他欣賞自己詩作，並指認識到王蘭泉是她的榮幸，此詩可看出當時會有一些官員士人向她求詩，這可證明駱綺蘭在當時有相當的地位。另一例子是卷五的〈仲春有徽州戴生鳴琴少年修道兼能詩特掛帆來京口購拙稿并索近作即賦二首〉⁴⁵，言其得到後輩的欣賞，特意從徽州到京口買詩稿。可見出駱綺蘭在當時的詩名不單在京口流傳，還傳播到中國其他的地方。以當時的社會風氣，女性的詩作能得人賞識已不容易，更莫說特意從外地來買詩稿。

駱綺蘭在詩中，言社會對女性的壓迫，令女子沒有「出頭」的機會，但是她仍不斷努力，通過學習、創作、出版等活動建立她的人生。自從孀居，她失去了依靠，她沒有改嫁，而是憑自己的努力繼續生活，縱是一道孤獨而淒涼的路，但也堅持下去，此人生態度，實為可貴。

二、以佛道見性

駱綺蘭在《聽秋軒詩集》中，有不少寫有關佛道的內容，佛教和道教對她有重要的意義。自從丈夫死後，駱綺蘭便一直孀居，沒有再嫁，縱使生活困難，依然自力更生，其精神力量很大部分是源自佛道的思想。佛教，令她淡忘不幸的經歷及世俗的不公平；道教的神仙觀，令她有孤高自潔的性格，以及心靈的歸處。這兩項思想性格與生命的缺憾角力，成為她堅持孀居生活的關鍵。駱綺蘭懂得學佛習道，展現出的佛道思想，令生命有更大的力量，是她光彩的所在。

駱綺蘭在年青時已好佛道，在丈夫死後，她常到一些佛寺道觀參拜，並以詩記之，如〈棲霞雲德菴題壁〉：

「數椽碧峰下，半出青松間。明月常到戶，白雲不出山。中有棲禪人，蒼蒼冰雪顏。心將繁華謝，身與猿鳥閑。門前有流水，趺坐聽潺潺。」⁴⁶

⁴⁴ 駱綺蘭：《聽秋軒詩集》卷四，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頁 638。

⁴⁵ 駱綺蘭：《聽秋軒詩集》卷五，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頁 666。

⁴⁶ 駱綺蘭：《聽秋軒詩集》卷一，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頁 583。

此詩前四句主要描寫菴中的清幽，自己對此地的眷戀。而「心將繁華謝，身與猿鳥閑」，除了表現駱綺蘭對在菴中的心境外，還展示出她嚮往閒靜生活及佛家思想。另外，又有詩〈玉晨觀〉云：

「地肺開金闕，天文應玉晨。靈風宵步斗，旭日曉朝真。階淨松能掃，門閑鶴自巡。禪應鑿碧落，路已隔紅塵。紫浩雲邊下，黃庭案上陳。山中陶宰相，世外魏夫人，果熟猿知采，丹成虎亦馴。華陽仙洞裡，好領四時春。」⁴⁷

這首詩也描述駱綺蘭在玉晨觀看到的景物與內心的心境，這次是借道教來慰藉自己，在青山環繞的道觀中，她可以暫時瀉去憂愁，扔下塵俗世事。此外，她還有〈約畹香夫人暨蘭城表弟遊棲霞〉、〈棲霞看紅葉過德雲菴用壁間韻〉、〈乾元觀〉等，由此可見，駱綺蘭在青年時對佛道已有嚮往之心，常到這些地方遊覽。在《聽秋軒詩集》卷二中有〈紀夢八首〉，其四、其五及其六皆有佛仙的思想，可見佛道在她的生命中不斷出現，是她心靈的歸處，同時也成為了她對抗生命殘缺的重要工具。

1. 孤高自潔

駱綺蘭的詩作中，有很明顯的求仙思想，凌雲登仙是她脫離塵世的幻想，也是生命缺憾中心靈的出路。同時仙的思想，令她孤高自潔，在孀居下展示不同的人生。在《聽秋軒詩集》卷三有〈女游仙詩〉二十首，她在詩序中表明自己的用意：

「神仙之事，嵇叔夜以為必有，韓昌黎以為必無。自書契以來，人之與仙接者，多矣。至於女仙，世人尤艷稱之。余雖為女子，而凡胎陋質，諒無仙分。顧沖舉之念，時繫於懷。讀曹堯賓小遊仙詩，輒飄飄有凌雲之意，自愧才地淺薄，弗能如堯賓之落筆千言，擬作二十章，皆述女子仙遊之事，亦聊以志私心之景嚮云爾。」⁴⁸

其序表明，神仙之事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然自古以來，都有記載人與神仙的接觸。而駱綺蘭對女仙有所嚮往，「沖舉之念」常常出現，所謂「沖舉」便是飛升成仙，她作游仙詩的目的，是想把自己代入神仙的角色，以表心志。其一云：

「誰懸明鏡畫樓前，一片清光萬古圓。不是姮娥拚獨處，何人領袖廣寒天。」⁴⁹

⁴⁷ 駱綺蘭：《聽秋軒詩集》卷三，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頁 609。

⁴⁸ 駱綺蘭：《聽秋軒詩集》卷三，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頁 618。

⁴⁹ 駱綺蘭：《聽秋軒詩集》卷三，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頁 618。

此詩是寫姮娥，也是寫自己，前兩句描述姮娥的居處——月亮。然後點出她獨處的原因，是為了領袖廣寒天。這改造了傳統姮娥的形象，使其變得高傲自潔。孀居以來，駱綺蘭都是自己一人，沒有找別的配偶，此詩的姮娥正正是駱綺蘭的寫照，可見她有著神仙的風骨。在《隨園詩話補遺》卷九中，袁枚稱讚曰：

「駱佩香孀居後，詠《月》云：『不是嫦娥甘獨處，有誰領袖廣寒宮？』余喜其自命不凡，大為少婦守寡者生色。」⁵⁰

駱綺蘭有別於其他寡婦的地方，是她懂得以追求神仙，來活出自己的「自命不凡」，孤、清、高、不凡都是神仙的特點，在〈女游仙詩〉中亦有句云「偶駕赤鸞空裡過，人間只道彩霞飛。」⁵¹指出俗世凡人不識仙，反觀駱綺蘭有神仙之志，以表自己與他人之不同，又言：「偶棄唾絨紅一點，人間開作半年花。」⁵²說的是瓊宮帝女，她所棄的一點毛絨，在人間便是半年花開，其形象高傲，超然塵世，駱綺蘭這樣描寫，可見其性。駱綺蘭愛好神仙之質，也促成了她出眾的性格，在生命的缺憾中，還可以「不凡」地活下去，確為她生命的光彩。

除了遊仙詩外，駱綺蘭在不少詩作中表現出凌雲登仙之志。如卷四〈春日感懷〉說：

「他生今世總茫茫，空望蓬山萬里長。好夢何堪驚夜雨，愁人最怕見春光。髮凋漸覺金釵重，腰減羞將玉尺量。雲液朝朝和露飲，幾時歸到白雲鄉。」⁵³

駱綺蘭在世間的種種經歷，令她「髮凋」、「腰減」，她把「凋」、「減」聯想到神仙飛升，故日飲仙露，盼能登仙。尾句「幾時歸到白雲鄉」的「歸」字，有謫仙之意，她認為自己本屬天上，今只是被貶謫下凡，終有一天可「歸」天上。這謫仙情結，是駱綺蘭對自我才華的肯定與遭遇的憐惜，通過神仙的身份，希冀有可以脫離塵俗。同時，也因自命不凡，令自己有不被束縛的心靈。駱綺蘭便是從神仙中，活出人生。

⁵⁰ 袁枚，顧學頡校：《隨園詩話》，補遺卷九，頁 817。

⁵¹ 駱綺蘭：《聽秋軒詩集》卷三，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頁 619。

⁵² 駱綺蘭：《聽秋軒詩集》卷三，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頁 619。

⁵³ 駱綺蘭：《聽秋軒詩集》卷四，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頁 638。

2. 淡薄世事

上文提及駱綺蘭欲立名於世。同時，她也有淡薄世事的想法。立名，是她堅持的動力；淡薄，是她錯落時的調劑。這兩方面正正展示她人生不同的光彩。

《聽秋軒詩集》中，駱綺蘭淡薄世事的想法多出現於四十歲以後，她經歷了大半人生，對生命缺憾、名利等都有所感悟，以佛道思想以渡餘生。如〈自題歸道圖四首〉其一：

「今年春去更匆匆，越見繁華眼越空。絕艷名花偏著雨，無雲明月不愁風。百年塵夢隨時覺，萬里仙源有路通。試向碧山深處望，玉桃香霧正濛濛。」⁵⁴

這首詩正道出駱綺蘭淡薄世事的想法，她明白到世間浮華都是一場空，「絕艷名花偏著雨，無雲明月不愁風」是指人生的得意、失意，往往難以控制，故不用執著於「百年塵夢」，反而去尋找仙佛之路，心靈的安居。又其三：

「幼時想著五銖衣，直到而今願不違。半柱香煙縈案久，三更月影透簾微。蓬山欲到應須到，蓮界知歸便可歸。閑坐蒲團思往事，掉頭三十九年非。」⁵⁵

首兩句道出她自少有成仙之志，「五銖衣」是指古代神仙穿的輕衣，而此志一直不忘。「蓬山」與「蓮界」即道與佛的理想世界，駱綺蘭欲「到」、欲「歸」，坐在蒲團上回想，有「今是而昨非」的感覺，棄掉三十九年來對塵世的是是非非，而歸於佛道。又如〈賦得生時世界盡蓮花為曾賓谷都轉壽二首〉：

「蓮花萬朵擁紅潮，下界疑聞上界簫。齊送才人生此日，未曾弱冠已登朝。」⁵⁶

此詩是向駱綺蘭的老師祝壽，同時感謝老師向她傳授佛法。同時，她又向王文治學佛，在多首詩中把王文治比作維摩。可見，她除了跟幾位老師學習詩文外，還學習佛理。她在〈四十感懷〉中總結自己的前半身，詩中最後幾句言：

⁵⁴ 駱綺蘭：《聽秋軒詩集》卷四，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頁 642。

⁵⁵ 駱綺蘭：《聽秋軒詩集》卷四，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頁 642。

⁵⁶ 駱綺蘭：《聽秋軒詩集》卷四，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頁 641。

「身如旅雁孤，心與閑鷗往。所欣女幼小，識字猶敏悟。隨我繡佛前，焚香學禮數。一笑萬緣空，翹首視烏兔。」⁵⁷

點出她自丈夫死後，像孤雁一樣獨自一人，但她已經看透世事，心中閑靜自得，堅持孀居生活，並且努力教導養女，繼續皈心淨業，故曰「一笑萬緣空」，把塵世事務放開，傲然對日月。可見，駱綺蘭透過佛道而令自己安於現狀，在困難中堅持己身。寡婦孀居終老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在生理上、心理上及經濟上都臨很大的問題，種種壓力難以想像，惟通過佛道修心，清心寡欲，得以孀居終老。本文非提倡女性守節，然心甘情願守節者，其精神必有過人之處，值得欣賞。佛道思想體現駱綺蘭在身上，是光彩的所在，使她可以憑自己的思想、意志去經營人生。



⁵⁷ 駱綺蘭：《聽秋軒詩集》卷四，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頁 632。

第三章 總結

駱綺蘭的一生，充滿著不平凡，她身處清代乾嘉的鼎盛時期，社會繁榮安定，然而清代社會對女子的限制是前所未有的。她與丈夫龔世治才情匹配，閨中聯吟唱和，然而丈夫不幸早逝，只得孤獨一人。駱綺蘭的不幸，是她生命中的缺憾，丈夫離世，造成她生活的困難，及心理的壓力。生命中，種種不幸都難以預測及難以避免，正如地震、海嘯來時防不勝防。在這些不幸下，人類是如何一次又一次恢復過來，才是值得關注的地方。

在駱綺蘭的生命歷程中，孀居以來便是她奮鬥的過程，除了自學外，她還先後拜袁枚、王文治等為師，以增進詩的造詣。駱綺蘭以寫作來克服不幸，以寫作為事業，出版了《聽秋軒詩集》，並將文人及閨秀與自己的唱和作品編輯成《聽秋軒閨中同人集》及《聽秋軒贈言》。這些都是在努力的成果，在這艱難的情況下，一位女性不僅可以有自己的詩集，也可以替其他的女性編輯成書，實為難得。駱綺蘭生命的光彩表現在奮鬥的過程中。

另外，駱綺蘭的堅持孀居也是尊重的事。守節，往往要面對生活上和生理上的壓力。駱綺蘭清貧自守，以詩畫為生，又以佛道修心，以孀居終老。而且駱綺蘭與龔世治無子，她便收養一螟蛉女，履行女性的天職，細心教導女兒。這一切，都是駱綺蘭對自己生命負責，在不幸之下，活出自己的人生。

在經營一生時，有些人往往為了生活而工作，為了生活而奮鬥，而駱綺蘭是為生命而奮鬥。如果她只是為了過日子，為了生活安定，她可以改嫁他人，但是堅持自己的理念和理想，以詩畫、佛道來為生命增值，以體現生命的價值，這就是駱綺蘭值得人敬佩的地方。

參考資料

書籍：

1. 王志英《性靈派研究》（遼寧：遼寧大學出版社，1998）。
2. 司仲敖：《袁枚及其詩學》（台北：廣東出版社，1982）。
3. 洪興祖：《楚辭補注》（台北：大安出版社，1995）。
4. 袁枚，顧學頡校：《隨園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
5. 袁枚編：《隨園女弟子詩選》，清嘉慶道光年間(1796-1850)坊刻巾箱本。
6. 柳永：《樂章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7. 陳東原著，王雲五、傅緯平編：《中國婦女生活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0）。
8. 【美】曼素恩《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5）。
9. 楊天宇：《儀禮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0. 駱綺蘭編：《聽秋軒贈言》，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合肥：黃山書社，2010）。
11. 駱綺蘭：《聽秋軒詩集》，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合肥：黃山書社，2010）。
12. 駱綺蘭編：《聽秋軒閨中同人集》，載於胡曉明，彭國忠編：《江南女性別集二編》（合肥：黃山書社，2010）。
13. 鍾慧玲《清代女詩人研究》（台北：里仁書局，2000）。

論文期刊：

王志英：〈隨園女弟子考述〉《江南社會學院學報》，第 4 期，2000 年，頁 34-40。

王志英：〈隨園女弟子概論〉《江海學刊》，第 6 期，1995 年，頁 158-161。

王英志：〈關於隨園女弟子的成員、生成與創作〉《井岡山師範學院學報》，第 23 卷，第 1 期，2002 年 2 月，頁 18-25。

于麗艷〈句曲女史駱綺蘭研究〉《常州信息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 3 卷，第 3 期，2004 年 9 月，頁 32-34。

石玲：〈袁枚與清中葉婦女詩歌創作〉《婦女學苑》，1997 年 3 月，頁 42-44。

林好秦〈駱綺蘭及其作品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

【韓】崔琇景乾：〈嘉之際女性作家的文學交遊關係及其意義——以駱綺蘭為例〉《蘇州大學學報》，第 3 期，2010 年 5 月，頁 55-59。

蕭燕婉〈閨秀詩人駱綺蘭小傳——乾嘉時期婦女的生活方式〉《文與哲》，第 6 期，2005 年 6 月，頁 239-254。



香港城市大學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UTSTANDING ACADEMIC PAPERS BY STUDENTS (APS)